

蒙塔巴诺警长  
探案系列



## 蜘蛛的耐心

[意大利] 安德烈亚·卡米莱里 著  
张 莉 译

新华出版社

蒙塔巴诺警长探案系列

# 蜘蛛的耐心

[意] 安德烈亚·卡米莱里 著

张莉 译

LA PAZIENZA DEL RAGNO

Andrea Camilleri

新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蜘蛛的耐心 / (意) 安德烈亚·卡米莱里著; 张莉译.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8.4 (蒙塔巴诺警长探案系列)

ISBN 978-7-5166-3973-3

I. ①蜘… II. ①安…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234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6-2581

La pazienza del ragno by Andrea Camilleri

Copyright © 2004 by Sellerio Editore, Palermo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 蜘蛛的耐心

[意] 安德烈亚·卡米莱里 著 张莉 译

选题策划: 黄绪国

责任印制: 廖成华

责任编辑: 李瑞瑞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新华出版社天猫旗舰店、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臻美书装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30mm × 185mm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8年4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3973-3

定 价: 36.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蒙塔巴诺警长探案系列

## 蒙塔巴诺警长探案系列

- ◎ 水的形状
- ◎ 偷零食的贼
- ◎ 悲伤的小提琴
- ◎ 丁达利之旅
- ◎ 夜的味道
- ◎ 变色海岸线
- ◎ 蜘蛛的耐心
- ◎ 纸月亮
- ◎ 八月炙热
- ◎ 天蛾之翼
- ◎ 沙子跑道
- ◎ 陶工之地

他猛地从梦中惊醒，呼吸急促。在几秒钟的时间里，他大脑一片空白，不知自己身处何地。睡在他身边的是利维娅，她绵长的呼吸声把他重新带回了熟悉安定的现实世界。他现在身处马里内拉的家中。一阵尖锐的剧痛让他惊醒，像有人拿刀割在他受伤的肩膀上。他不用看床头的闹钟就知道现在是凌晨3点30分，准确地讲是3点27分40秒。日前他被贾米尔·杰尔吉斯枪击，此人是一名某第三世界国家的人贩子。警长受伤后的二十天里，每天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受伤后，他很快反应过来并杀死了枪击者，但他仍然走不出受伤的阴影。他的大脑有一部分卡住了，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咯噔一下。如果那时他是睡着的，他便会惊醒；如果他是醒着的，周围的一切就仿佛定格了一般。他十分清楚，在这场猝不及防的战斗中，他所有的行为都是下意识的，没有时间去考虑事件发生的时间。他清晰地记得贾米尔·杰尔吉斯射出的子弹穿过他身体的那一刻，他的脑海中响起了火车站和超市广播里那样的电子女声——现在时间为3点27分40秒。

※

“您当时和警员在一起吗？”

“是的，医生。”

“姓名？”

“法齐奥，医生。”

“他受伤多久了？”

“双方交火时间是3点30分左右，也就是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前。对了，医生……”

“什么？”

“情况严重吗？”

警长躺在地上，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大家都以为他处于无意识状态，因此说话毫无顾忌。但实际上他能感知到周围的一切。他半昏半醒，不想回答医生的问题。很明显，医生打的止痛针起效了。

“别傻了！只要把卡在他肩膀里的子弹取出来就行了。”

“啊，圣母玛利亚！”

“不用烦恼！这种手术很容易。另外，我认为这种伤完全不会有大问题，配合理疗即可痊愈。但我冒昧问一句：为什么这件事情您如此在意？”

“医生，您看，几天前，警长独自外出调查案件……”

※

他的眼睛一直紧闭，听不到被杂声掩盖、被海浪拍打的交谈声。外面肯定刮着风，整扇百叶窗被吹得呼呼作响，左右摇晃。好消息是他的身体逐渐在痊愈，只要他愿意，他仍然可以躲在自己的保护壳里。考虑到这点，他决定悄悄地把眼睛睁开一条缝。



为什么他听不到法齐奥的声音？他半眯起眼。有两个人站在离床稍远、靠近窗户的位置。法齐奥在和医生交谈，医生穿着白大褂，表情严肃。瞬间，蒙塔巴诺意识到他无须听法齐奥说话就知道他在和医生说什么。法齐奥——他最信任的兄弟，像犹大一样背叛了他。很显然，法齐奥在告诉医生，自己发现警长在水中忍受胸部剧痛、昏迷在海滩上的时间……蒙塔巴诺能想象到医生知道这桩好消息后的反应。在取出那颗该死的子弹之前，他们会里里外外地检查他的身体，在身上扎一个个小洞，还要一寸一寸地看皮肤下面会不会藏着什么……



他的卧室和往常一样。不！不一样，虽然看起来一样，但是并不一样。不同之处在于梳妆台上有了利维娅的物品，比如钱包、发卡和两小瓶香水。另外，在对面的椅背上还挂着她的衬衫和裙子。尽管无法睁眼，但他知道床旁边有一双粉红色的拖鞋。他猛地心潮澎湃，内心情愫尽皆化成一汪柔情。这成了他这二十天来的新寄托，他不知道怎样将它止住。最细微的小事都能戳中他的泪点。他对自己的脆弱感到羞耻，竭尽全力不想让他人知道，但利维娅却是一个例外，他无法拒绝她。所以，利维娅决定帮助他，坚定地陪在他的身边，不让他孤身一人，但这却毫无作用，因为他对利维娅的这份爱变质成了爱恨交织的情感。他非常感激利维娅用所有的空闲时间来照顾他，而且他知道这个家因利维娅而变得温暖生动。她的到来让他的房间重新有了色彩，房间的墙壁重新粉



刷了亮洁的白漆。

这里没有人会看到他，于是他用床单的一角拭去眼泪。

※

四周都是白色，在白色中间是他褐色的肤色（它以前不是粉嘟嘟的吗？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他在一个白色房间内做了心电图。医生研究了他的心电波动，困惑地摇了摇头。这把蒙塔巴诺吓坏了。这张医生仔细查验的心电图就跟他在了一本历史杂志里看到的一九〇八年的墨西哥大地震的地震图一样：波动剧烈而不规则，仿佛画下它的是一只被恐惧支配着的颤抖的手。

他们查出来了！他想着。他们知道我的心电图杂乱无章，而且至少犯过三次心脏病了！

随后，另外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进了房间。他看了看心电图，又看了看蒙塔巴诺，最后看向另一位医生。

“我们再做一次吧。”他说。

可能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明白出现这样心电图的男人为什么还会躺在病床上而不是太平间里。两位医生重新检查了新的心电图，凑在一起讨论。

“我们再做一次遥测心电图吧，看看结论。”医生说这话时看起来有些迷茫。

蒙塔巴诺希望自己能够开口告诉他们，如果自己真的不久于人世，他们应该把子弹取出来，让他安详离去。但该死的，他还没来得及立遗嘱呢。比如说，他那套马里内拉的房子应该归利维娅所有，免得七大姑八大姨都来抢房产。



马里内拉这套房是几年前买的。他从未想过自己能买得起这套房，因为这会花光他所有的积蓄。然而，有一天，他父亲之前的合作伙伴写信告诉他，他要将他父亲在葡萄园的分红结算，这是一大笔资金，足以买下这套房产，还能留下不少钱养老。这就是他要立遗嘱的原因：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变成有房一族。然而，就算出了院，他也不能亲自去见公证人（伤势过重）。但凡他能亲自去找公证人，房子肯定是利维娅的，这毫无疑问。对于弗朗索瓦，这位差点成为他儿子的好孩子，他已经想好要留什么给他了：要购买一辆好车。他现在都能想象到利维娅气愤地质问自己，问他要溺爱弗朗索瓦到什么程度。确实如此，但一个本来可能（或许还要加上“应当”？）成为自己儿子的人应当比真正的儿子得到的溺爱更多。有点绕，但不无道理。那坎塔雷拉呢，对他要怎么办？蒙塔巴诺肯定要把坎塔雷拉加到遗嘱里。那留给他什么呢？肯定不能是书。他想到一首山地部队的团歌，名字叫《军官的誓言》，但歌词却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对了，那块手表！他可以将他父亲的那块手表留给坎塔雷拉，是他父亲的商业伙伴送的。这样一来，他就能感觉到自己是蒙塔巴诺家的一员了，手表为证。



在心内科诊室，一层淡灰色的薄膜罩在他的眼前，他看不清墙上挂钟的时间。两位医生在聚精会神地看着显示屏，时不时动一下鼠标。

两位医生中有一位叫阿米地奥·斯特拉泽拉，是执刀医师。这一次，机器打出的不再是折线，而是一系列图片或类似的东西，医生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最终两人疲惫地长叹一口气，没有得出什么结论。斯特拉泽拉医生的同事离病床远些，他坐在诊疗椅上，身体前倾，认真地观察警长的情况。蒙塔巴诺希望他说：

“别再假装自己还活着了！真替你害臊！”

那句歌词是怎么说的来着？

可怜的人啊，不知道流了多少血，仍坚持战斗，但实际上他已经死了。

但医生什么也没说，拿着听诊器检查心跳，就好像之前的二十次听诊根本没做过一样。最后他站起身，看着他的同事说：

“我们该怎么办？”

“我想请迪·巴尔托洛来看一下。”另一位医生说。

迪·巴尔托洛！在前不久，蒙塔巴诺还见过这位传奇医生，现在他应该已经七十岁了。这位瘦得皮包骨头的老人留着稀疏的白胡须，看起来就像山羊一样，与一般人的社会生活和礼仪规范格格不入。有一次，他给一个冷酷无情的放高利贷的人做过检查后对患者说他什么检查都不用做，因为根本没有心。还有一次，在一间咖啡屋，他对一位正在喝咖啡的陌生人说，“你知道你会心脏病突发吗？”随后，这个人就心脏病突发了，原因可能是迪·巴尔托洛这样的传奇医生刚刚告诉他病要来了。

要不是出了大事，为什么这两位医生会去找迪·巴尔托洛呢？有可能他们是想让老专家看看蒙塔巴诺的情况，他怎么能靠着像

轰炸过的德累斯顿一样的心脏活着呢？

在等候期间，他们决定让他先回自己的病房。就在他们打开房门推担架床的时候，他听见利维娅绝望地喊着：

“萨尔沃！萨尔沃！”

他不想回应。可怜的人啊！她来维加塔是想和他共度美好时光的，结果却是这样令人吃惊的消息。

※

“太让人吃惊了！”利维娅前天告诉他，当时他刚从蒙特鲁萨医院体检完回来，手里捧着一大束玫瑰花站在家门口。她感动得热泪盈眶。

“嘿，别这样！”他说道，身体紧紧抱拢着。

“为什么不？”

“呃，你从来没这样过啊！”

“那……你以前什么时候送过我一束玫瑰花啊？”

他轻柔地将手放在她的臀部，好像不想惊醒她一样。

※

警长竟然忘了和迪·巴尔托洛医生见面时的场景。迪·巴尔托洛不仅长得像，就连声音都像山羊。他可能就没专门留意过。

“大家好！”他一边进病房，一边用山羊似的嗓音打招呼，身后跟着大约十名医生，他们都穿着白大褂挤在病房内。

“你好！”所有人，也就是蒙塔巴诺一个人，回应了他的问候。因为医生进入病房时，只有他一个人在里面。

迪·巴尔托洛走近病床，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蒙塔巴诺。

“经过我同事的一番诊治，你竟然还能意识清醒，我对此感到很高兴。”

他做了个手势，斯特拉泽拉医生走到他身边，将检验结果递给他。迪·巴尔托洛扫了一眼第一张表格就把它扔在床上，随后是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几秒钟过后，蒙塔巴诺被纸淹没了。最后，他只能听到医生的声音，却看不到医生的身影，因为遥测心电图的图纸太多，遮挡了他的双眼。

“麻烦跟我说一下，叫我过来做什么？”

他山羊似的声音听起来相当生气。很明显，他脾气不好。

“其实，有一位警官告诉我们，几天前发生了一场严重的事故……”斯特拉泽拉医生犹豫地说道。

“什么严重的事故？”蒙塔巴诺听不到斯特拉泽拉的声音，可能这部分内容是悄悄告诉迪·巴尔托洛的。这还分集？这又不是肥皂剧。斯特拉泽拉提到了事故，不过没有哪部肥皂剧里有一集叫《事故》吧？

“把他拉起来，正对我。”迪·巴尔托洛医生命令道。

他们将蒙塔巴诺身上的图纸拿掉，轻柔地把他扶起来。床边围了一圈穿白大褂的，气氛严肃安静。迪·巴尔托洛把听诊器放在蒙塔巴诺的胸口，不时地来回移动。警长离医生的脸很近，他注意到医生的下巴一直在动，好像在嚼口香糖一样。他突然间明白了，医生正在沉思。迪·巴尔托洛医生长时间保持不动时确实像一只山羊。他在一动不动地听诊。蒙塔巴诺好奇他到底听到了什么，是建筑物倒塌的声音，是裂缝突然扩大的声音，还是地下

隆隆作响的声音？迪·巴尔托洛保持姿势不变，身体丝毫没有移动。像这样保持弯腰的姿势不会伤害脊柱吗？警长开始恐惧地出汗了。这时，医生直起身，说道：

“行了。”

其他医生赶忙将蒙塔巴诺放平，让他躺在床上。

“在我看来，”这位传奇医生说道，“再打他三四枪，不打麻药就直接取子弹，他的心脏也不会有事。”

说完这些话，这位医生就离开了，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

十分钟后，警长被挪到了手术室，手术室内有一盏白色的大灯，一个男人站在他旁边，手中拿着面罩，然后放在了蒙塔巴诺的脸上。

“深呼吸！”他说道。

蒙塔巴诺照做，大脑一片空白。



这是什么？他自言自语道，他们还没有制造出治疗失眠的喷雾剂吗？对着鼻子一喷，你马上就会沉沉睡去。

这种治愈失眠的麻醉药用起来比较方便。他突然感到口渴，小心翼翼地 from 床上爬起来，尽量不吵醒利维娅，然后走到厨房，从一盒开了封的矿泉水瓶中倒出一杯水。现在干什么？他决定锻炼一下右手臂，理疗专家教过他具体动作。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右手臂恢复良好，足够慢慢开车了。

斯特拉泽拉医生说得完全正确——除了有时胳膊无法移动，腿长时间放在一个位置会发麻，像成千上万只蚂蚁爬过一样。他又喝了一杯水才回到床上。他轻柔地掀开被子，躺回床上，利维

娅在喃喃说着梦话，转身背对他。

※

“水！”他呻吟着睁开双眼。

利维娅给他倒了一杯水，用手扶着他的头帮助他喝水，然后她把空水杯放回床头柜上，走出了警长的视线。他试着从床上稍微坐起来。利维娅站在窗户前，斯特拉泽拉医生站在她的旁边和她说话。蒙塔巴诺听到了利维娅的轻笑声。斯特拉泽拉医生很风趣嘛！但为什么他一直围在利维娅的周围？为什么她不觉得自己应该后退一步，不要那么亲密呢？好吧，我要教教他们该怎么做。

“水！”他喊道。

利维娅吓了一跳。

“他为什么喝这么多水？”利维娅问道。

“这是麻醉剂的副作用，”斯特拉泽拉医生说道，“但你要知道，利维娅，他的手术很容易，不会留疤的。”

利维娅感激地冲医生笑了笑，这更激怒了警长。

不会留疤！那他肯定能参加下一届“肌肉先生大赛”。

※

说起肌肉（或者什么其他叫法）……他慢慢地移过来，直到紧紧地靠在利维娅的后背上。她看起来很喜欢这种身体接触，从她睡梦中发出的满足的呓语声中就能看出来。

蒙塔巴诺的手慢慢地盖在了她的乳房上。好像条件反射一样，利维娅也把手伸了过来。但两人却慢慢地停止了行动，因为蒙塔

巴诺清楚地知道，如果有更深入的行为，利维娅会立刻喊停。这种情况在他出院的第一天晚上就已经发生过了。

“不，萨尔沃。我怕这样做会伤到你。”

“拜托，利维娅，我只是肩膀受了伤，不是我的……”

“不要那么下流。你难道不明白吗？这样做我会不舒服，害怕会……”

但是他的肌肉（或者什么其他叫法）并没有这些顾虑。肌肉没有大脑，它不会思考，拒绝聆听理性的声音，所以它只能停在那里，充斥着愤怒和欲望。

## ※

顾虑、恐惧，在手术的第二天，他感到了这两种情绪，伤口在早上九点左右开始一抽一抽地疼。怎么会这么疼？难道像以前经常发生的医疗事故一样，他们将一片纱布忘在了里边？或者不是一片纱布，而是一把十英寸的手术刀？利维娅立刻注意到了他的病情，打电话给了斯特拉泽拉医生。医生马上从某台体外循环心脏手术中抽身赶了过来。但现在的情况是：在利维娅打电话，斯特拉泽拉医生赶过来期间，医生说这种反应是正常情况，利维娅没有必要如此紧张。随后，医生将另外一根针刺进了蒙塔巴诺体内。随后的十分钟内出现了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疼痛开始减轻，第二件事是利维娅说：

“局长来了。”

然后她就离开了。博内蒂·阿德里奇和他的办公室主任拉特斯博士进到了房间内，拉特斯的双手摆出祈祷的姿势，好似正站



在垂死之人的床边。

“你怎么样了？你怎么样了？”局长问道。

“你怎么样了？你怎么样了？”拉特斯重复问道。局长开口和蒙塔巴诺说话，可蒙塔巴诺只听到了只言片语，其他的话好像被一阵强风刮走了。

“……所以我建议应该给你高规格的嘉奖……”

“……高规格的嘉奖……”拉特斯一直在重复这句话。

“嘉，嘉，嘉……嘉奖。”蒙塔巴诺脑海中的声音说道。

一阵风吹过。

“……我们等候你的归队，奥杰洛警长……”

“好样的！好样的！”同样的声音说道。

一阵风吹过。

太困了，他闭上了眼睛。

※

现在他的眼睛闭上了，可能不久便会入睡吧，像这样再一次紧紧地靠在利维娅温暖的身体上。但这讨厌的百叶窗被风吹得一直吱呀作响。

怎么办？打开窗户，想办法把百叶窗尽可能关紧？不可能。这肯定会吵醒利维娅。不过，也许还有别的办法。试试总没坏处。比起关死百叶窗，最好还是尽可能地适应它，让自己的呼吸尽可能地配合百叶窗吱呀的韵律。

吱……百叶窗响着。呼……警长回应着，轻轻地，微微地张开双唇。呀……百叶窗响着。吸……警长回应着。然而，这一次